

吸血鬼传奇

[英] 蒙塔古·萨默斯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些。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有必要的。在现在的版本中，萨默斯的论证思路看起来更加清晰流畅，而且他的哥特式风格也十分切合这样的主题。本书的文字都是萨默斯的原话，只是删掉了一些脚注、无关的描写、过多的实例以及那些过于详细的文献参考资料（还有很多逗号，他似乎喜欢在句中随意地使用逗号，就像在食物上面随意地洒盐一样）。当然，偶尔我们会在段落之间添加一些词语，以使它们读起来更加连贯，但是绝大多数的编辑工作仅仅是从原文中删除大量的词语和段落。

有时这样的工作难免流于主观。在对一些很有趣的段落进行整理时，我们也犹豫不决，但整体来讲，我们的选取都是很果断的。如果有些读者的兴趣因为本书而被勾起，并且想要一睹原作为快的话，那么可以阅读由英国评议出版社再版的《吸血鬼》，或者是由多佛出版社出版的另一个版本。

萨默斯虽然主要生活在20世纪，他的观念却属于那之前的年代，这一点曾使当时的许多评论家都感到好奇和震惊。生活中，萨默斯觉得自己似乎是一个从18世纪逃出来的避难者，但是他的有些观点似乎比那个时代还要古老。他认为自己在编辑整理吸血鬼的资料时，就好像许多中世纪的学者那样，感觉接触到的并不是一些遥远的异国传说或迷信，而是令人震惊的事实资料。

在一些怀疑论者看来，萨默斯似乎有些过于相信他的资料，尤其是那些由教会提供的资料：如果某个教堂里的显要人物说起某个吸血鬼事件，并且还可以举出他认为是可以信任的见证人的话，萨默斯就会完全相信这个事件的真实性。但这并无大碍。也许他确实缺少现代学者们所看重的客观和冷静，但他有力地传达了，如果像历史上大多数人那样相信吸血鬼事件的话，会是什么情形。而且在许多地方也确实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美和马来西亚就曾经盛行过吸血狂病症。

阿尔芬斯·约瑟夫—玛丽·奥古斯塔斯·蒙塔古·萨默斯(1880~1948年)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善良、勇敢、慷慨并且非常诙谐幽默的人。但是很了解他的人却说他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随和，而且还给人一种神秘感。他体形微胖，圆圆的脸庞总是带着微笑。他的衣着打扮像是18世纪的神甫，而且总是随身带着一根银尖手杖，上面画着化做白鹅的宙斯抢夺勒达的图画。

他总是穿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留着一种很奇特的发型，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可能戴着假发。他的嗓音尖锐、滑稽，跟他通常所讲述的恐怖故事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对他的那些深奥且恐怖的知识感到惊奇。很多人都表明萨默斯是自己一生中遇到过的最杰出的人。

尽管萨默斯的举止看似天真，性格也很和蔼，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颇有心机，而他似乎也很喜欢听到别人给他这样的评价。我们很难分辨萨默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有多大程度是在伪装自己，尤其年轻的时候，人们更觉得他深不可测。但是他似乎确实喜欢显得离经叛道，至少他在那个几乎无法容忍同性恋的年代里表现出同性恋倾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生活中，他温和又善解人意，但是在学术讨论中他却是毫不妥协的。曾有传言说萨默斯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沉迷于巫术。如果传言是真的话，那么这段经历对他的惟一影响似乎就是让他日后对此极力反对。他也许曾经对巫术、吸血鬼等等很着迷，但是他的作品基调却是不赞成这类事情的。

蒙塔古·萨默斯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港附近的克利夫顿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他的生活中宗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属新教派国教，但是他却热爱圣礼和宗教仪式，以至于最后转向天主教。他从牛津神学院毕业后，在利兹菲尔德神学院迈出了献身于神职的第一步，成为了布里斯托尔附近的比顿主教教区的副牧师。后来，一起无法证明的涉及到唱诗班少年的丑闻使他失去了这份工作。但这个事件却跟随了他一生。大约一年以后他改信了天主教，据说很快就成了一位天主教神甫，而且还获得了尊称，虽然他的任命是否合法还是值得怀疑的。他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有很多证据表明他经常跟教众一起公开举行庆典，然而在国内的时候，他还是仅仅私下里才举行圣礼。也许这是因为他仅仅是名义上被任命了，而且还是在教会的正常程序以外。所以在英国的神甫名册上并没有他的名字，而且他也不受任何主教的管理，更没有教会的某个权威人物的承认，因此，他不能公开主持宗教仪式。

他的密友们，没有一个怀疑他对宗教的忠诚，虽然有时他的言论听起来似乎很离经叛道。女术士桑代克爵士这样描述他：“我认为由于他笃信正统天主教，所以对待某些有关死亡的异端邪说时显得过于细微了。有些人将他的幽默称为‘邪恶的幽默’，与其他信徒的陈词滥调比起来，总能让人耳目一新。”

声誉。作为一名编辑，他向读者介绍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声名狼藉的马修·霍普金斯的《探寻女巫》的再版本和15世纪巫术研究的经典之作《女巫之锤》的第一个英译本。此后他也写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研究哥特式小说的文章——《探索：哥特小说史》（财富出版社，1938年）和《哥特研究参考书目》（财富出版社，1940年）——这也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大兴趣。

萨默斯在对贺瑞斯·沃波尔的《奥特朗托的城堡》进行介绍时，表明了自己对哥特小说的兴趣，也许所有神秘现象都会引起他的兴趣：“在浪漫主义复兴时期，存在着某种忧虑和憧憬。所有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神秘主义作品和圣人的传奇——都包含着对凡尘的忧虑和对天堂的憧憬。古典作家设定了许多规则，这正好为他们划定了界限。浪漫主义精神对一个未知的美好世界充满着渴望。这种渴望虽然模糊，但绝对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浪漫主义，越出了古典作家所设定的界限。浪漫主义作家都极其喜爱中世纪——那个久远的、盛行骑士制度和冒险传奇的蒙昧时代。他们用自己的想象虚构了中世纪精神。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过。那个世界是人的想象创造的，也是想象控制的。那里到处都充满着神秘，因为神秘的面纱下往往隐藏着美丽。那里到处都是奇迹，因为奇迹总是隐藏在未知中。也许浪漫主义作品优美而热情地表达的正是浪漫主义诗人对美，也许还有奇迹和神秘的朦胧的憧憬，而血腥的恐怖小说表达的是同样的憧憬，只是粗鲁些，甚至有点粗俗。”

[1] 特兰西瓦尼亚是历史上罗马尼亚西部的一个地区，以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和喀巴阡山脉为边界。公元107年以后，它是古罗马达西亚省的一部分，后来被日耳曼民族所占领，1003年被匈牙利控制。在后来的几百年里，特兰西瓦尼亚曾被各种政权控制，二战以后，它最终成为现代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作品简介

蒙塔古·萨默斯

在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一阶段，人们对于一切都感到神秘，对于一切人类不可知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其中，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吸血鬼的传说了。在人们眼中，吸血鬼是最卑劣的恶魔，他们腐臭、肮脏、可怕、野蛮。因此，人们世代都在努力设法铲除他们。甚至今天，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比如欧洲的一些偏远地区，特兰西瓦尼亚^[1]，南斯拉夫的斯拉沃尼亚，以及希腊的一些岛屿和山区，当地居会把腐尸彻底销毁。人们坚信到了晚上，腐尸就会从墓穴里钻出来四处游荡，肆虐整个村庄。亚述人很早以前就知道有吸血鬼的存在了。在科尔特斯（1519年率军侵入墨西哥的西班牙贵族——译注）到来之前他就潜伏在墨西哥原始森林中。那些中国人、印度人，还有马来人着实因他而感到恐惧。同时，阿拉伯的一些故事不停地讲述那些盗尸者的恐怖行为。吸血鬼游荡在凶气十足的坟墓旁，徘徊在杳无人迹的岔路口，迫害吞食不幸的路人。这一现象穿越时空，遍布世界各地。几百年来，世界各地的旅行家以及各种作家一直致力于揭开这些令人困惑的现象的谜底。有时，他们是因为对此好奇，并把它作为一种学问去研究，以拓宽自己的学识。但不管是出于以上哪种原因，他们对于吸血鬼的描写也只有几段，或一两页，最多不超过一章，而且研究都很粗泛。总之，除非有关吸血鬼的描写在小说中需特别提出或应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些作者是不会重点描写吸血鬼的。他们大多是描述其他的一些神话传说。也有人说，那些擅长介绍希腊风俗的作家倾向于描写吸血鬼，所以吸血鬼的各种形象在他们的作品中更为突出。事实确实如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作家利

昂·艾里希的一些观点却很鲜见。除艾里希外，还有一些作家的观点也是独树一帜。比如弗兰西斯科·理查德神甫的《群岛之岛：桑—爱里尼大事记》（1657年）、保罗·卢卡斯的《保罗·卢卡斯先生地中海东岸地区游记》（1705年）以及图尔讷福尔的《地中海东岸地区纪行》（1717年）。尽管这些作家在作品中陈述观点的论调与众不同，不为一些权威之士所认同，但在大多数图书馆中还是能够找到这些论文资料的。J.G.劳森先生的作品《现代希腊民俗志》和《古代希腊宗教》已经成为现代希腊的吸血鬼研究中极具权威的经典论著。这里顺便提一句，劳森先生在该著作中并未提及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中有关吸血鬼的传说，因为如此宽泛的研究超越了他所知的范围。

到了17世纪末期，尤其是18世纪上半叶，吸血鬼的传说似乎才开始真正风靡匈牙利、摩拉维亚（捷克和斯洛伐克中部一地区——译注）和加利西亚省（西班牙西北部一省——译注）。吸血鬼的故事越传越凶，越传越远，甚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元老院和一些大学，神职人员和哲学家，学者和作家，记者和一些艺术品鉴赏家都将目光投注于此。一时间，学术文章和论文不断涌现，层出不穷。大部分论文都是在莱比锡公开发表的，所有的这些论题、观点都经过了正式的讨论。学者们几乎是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论题，他们把这个论题分解成许多分支，追根溯源，并根据已被证实了的学术论点来推理论证。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诸如菲利普·罗这样的作家所发表的专著。1679年8月16日，菲利普·罗就其著作《死者咀嚼现象之历史与哲学》在莱比锡发表了演说。同年，迈克尔·福格特出版公司将此书出版。佐普弗斯和梵·达伦的 *Dissertatio de Uampyris Seruiensibus* 于1733年在杜伊斯堡出版了。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专著是海尼西斯于1709年发表的 *De absolutione mortuorum excommunicatorum*，出版地是海姆斯台德。这些著作具有特殊的价值，比如：迈克尔·兰弗特于1728年在莱比锡发表的名作《随意在坟墓里咀嚼的尸体》，以及约翰·克里斯丁·斯多葛于1732年在耶拿出版的 *Dissertatio de Cadaueribus Sanguisugis*。这些论著版本极少，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甚至在凯叶所编撰的覆盖面极为广泛的人物传记中都没有菲利普·罗、迈克尔·兰弗特或者斯多葛这些作家学者的简介。这些人在当时都有着一一定的权威。当然，这些特色专著还包括 *De Miraculis Mortuorum*。其作者

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名叫克里斯丁·弗雷德里克·加曼。该书首次于1670年发表于莱比锡的凯尔希纳，之后又于1687年在威德曼出版了第二版。克里斯丁·弗雷德里克·加曼大约于1640年出生在莫斯堡，他在德国的开姆尼斯一带有着很高的声望。加曼专门注重一些奇异现象的细节研究。他一直坚持搜集材料，并做了大量的笔记。他去世后，齐默曼把这些笔记整理归纳成册，并于1709年在德累斯顿出版此书。该书名为Exornatum, diu desideratum et expetitum, beato autoris obitu interueniente，内容极为丰富。

18世纪，有两位著名的作家也在关注着吸血鬼的传说，其著作主要以吸血鬼为主题。其中一位是奥古斯丁·卡尔梅特神甫，《论幽灵、魔鬼和妖精的出现以及匈牙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鬼魂和吸血鬼》（1740年发表于巴黎）是他的代表作。另一位是亚历山大天主教堂的大主教吉塞皮·达文乍提。达文乍提于1774年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发表了Dissertazione sopra I Vampire一书。我想，在此强调这两本专著的重要性并不为过。

此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法语书籍，都与吸血鬼的传说有关。其中，《吸血鬼的历史》（1820年）出自于一位多产作家科林·德·普兰西之手；《流血的幽灵》（1820年）的作者是J.P.R.居赞；另外还有两部加里布埃尔·德·帕班的作品：《幻象及魔鬼的历史》（1819年）和《戴蒙尼亚那》（1820年）。然而，那个时代的作品有时在文字上并不是很优雅，内容研究也并不是很精深。而且，书中随处可见一些奇闻佚事以及民间传说。因此，我想，那些潜心研究学术的人是不会长期地关注这种水平的作品的。

达德利·瑞特先生著有英文书《吸血鬼之吸血术》。这本书于1914年首次出版。之后，作者又增加了许多内容，于是第二版于1924年间世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很重要，因此也不期望会受到欢迎。另外，还有一本《罗马天主教与共济会》。据说，这本书的作者对于吸血鬼也没有作过精确的调查研究。然而，要想找到一本比《吸血鬼之吸血术》更平淡无味的杂文录并非易事。据我判断，《吸血鬼之吸血术》这本书的内容很有可能是第二手材料，甚至是第三手材料。卡尔梅特神甫的著作被频繁地引用，但有的注明了出处，有的没有注明。不仅如此，他在引用时经常误解原文的意思。另

没有忽视细节的描写。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心中一直有着更黑暗更神秘的信仰。在这些信仰中，吸血鬼的传说得以加强和巩固并在人们心中永留，这些都得益于一些适宜的环境。这些环境发挥的作用绝非微乎其微，相反却是至关重要且极为深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许多国家，人们一直认为吸血鬼与狼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本书中也提到一些，但只是蜻蜓点水，并没有做具体而细微的描写和阐述。因为，我正在做有关狼人和传说中的把人变成狼的专门研究。

《吸血鬼及其家族成员和亲属》一书会在《吸血鬼在欧洲》出版后不久问世。在《吸血鬼在欧洲》一书中，我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吸血鬼的新老传说，具体地列举了这些传说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普及，比如在英格兰、爱尔兰、古希腊和古罗马、现代希腊、匈牙利、波希米亚、南斯拉夫、俄国以及许多其他的国家。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许多众人皆知的情节与一些著名学者笔下的吸血鬼相关。这些学者有：阿诺德·保罗、斯塔诺斯卡·索维兹、米洛。另外，本书中所描写的吸血鬼与台米斯瓦、吉斯洛瓦、白金汉郡、贝里克郡、梅尔罗斯修道院、克罗格林庄园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吸血鬼息息相关。

据我观察，本书第五章中“文学作品中的吸血鬼”这一内容，之前没有任何英国作家对此做过明确的阐述。我不敢肯定本书所涵盖的内容是完整全面的，因为有些内容和材料我确实无法搜集到，所以在本书中也没有涉及。在这一点上，我又遇到了许多作家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到底该注重选取和排除哪些内容。吸血鬼传奇这一概念十分广泛。从某些角度说，它包括许多鬼怪故事，还有一些巫医术士的传说。这些故事传说中的被害的牺牲品都是渐渐消瘦、憔悴，直至最后死亡，被葬于坟墓中。由于书中材料选择和内容冗长两个原因，人们可以指责或者对本书提出异议。但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批评并不为过，几乎都是恰当合理的。有一个吸血鬼的故事极为经典，多年前我就曾听说过这个故事，而且我相信现在一定已经出版发表了。在我的作品中，我一直引用这个故事，直到现在。我敢肯定读过我的作品的一些读者一定听说过这个故事。

我在确定参考书目这一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知道该把哪些列入参考书目，所以挑选出一定的书目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很

多书都专门描述了吸血鬼及其相关的传说。还有些书虽然只有几页内容涉及吸血鬼，但论调却很严肃且学术性很强。我希望在恰当的时候能够将这些书中的大部分都列在参考书目中。这些作家们激情澎湃，总是尽力地描写一些巫术和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以及那些玄妙的故事。我还发现在一些小文章中也有相当多的关于吸血鬼的故事，甚至比参考书目中关于吸血鬼的内容还要多。其中一些参考书目在民间传说和鬼神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我在这本书中所引用的书目的价值各不相同，甚至最不引人瞩目的书之所以能够被列入参考书目都有其合理的原因。关于小说的故事情节，我想应该网再撒得大一些，内容涉及再广一些。因此，只是由于有些书比较稀有，我才将它们列入了参考书目中，比如史密斯·阿普顿的《最后一个吸血鬼》，虽然内容很贫乏，但我也将它列入了参考范围。另外，像《吸血鬼》（1858年）这样的流行甚广的小册子也被我列入了参考书目之中。我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参考了很多书目，但是由于其中许多书的内容都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所以我在参考书目中没有提到它们也没有标明出处。此外，要编排这些参考书目，那些权威作者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多余的。完成本书是项艰巨而漫长的工作，期间，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心帮助，他们给了我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艾格尼斯·莫格奇夫人、已故的W.H.格莱顿·弗莱德爵士、哈弗洛克·艾里斯博士、拉乌兹博士、艾德华·休顿先生、W.J.劳伦斯先生和N.M.潘泽先生。我也要特别感谢R.坎贝尔·汤姆森博士。他十分慷慨地允许我引用他的一些经典作品中的内容。他的这些经典著作是有关巴比伦的鬼神学以及闪族的巫术的，我从这些著作中详细具体地引用了驱魔法术的内容。此外，G.威洛比·米德先生和其著作的发行人都允许我大量地引用《中国鬼怪》（康斯特布尔联合出版公司，1928年）一书。

我的朋友劳伦斯·霍斯曼先生同意我把他的画《梦魇》复制下来，并附在本书中。另外，马克米兰的各位也都允许我列举一些马来西亚的吸血鬼传说。这些传说最早出现在W.W.斯基特博士的著作《马来魔术》中。本书封面上的那个小的圆柱是《亚述学杂志》的仿制品，代表着巴比伦的吸血鬼，真品收藏在卢浮宫博物馆中。所有这些人都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导读 / 1

作品简介 / 1

第一章 吸血鬼的起源 / 1

第二章 吸血鬼家史 / 63

第三章 吸血鬼的性格和活动 / 107

第四章 亚述、东方及其他古国的吸血鬼 / 161

第五章 文学作品中的吸血鬼 / 201

第一章 吸血鬼的起源

在阴暗邪恶的魔鬼幽灵的世界中，再没有比吸血鬼更可怕、恐怖、令人憎恨不已的东西了。这些吸血鬼既不是幽灵也不是魔鬼，但却有着异常恐怖的魔力。它们神秘、邪恶、可怕。世上最阴郁恐怖的迷信都与吸血鬼有关。吸血鬼不属于任何世界。它不是魔鬼，因为魔鬼纯粹是一种灵魂，它并非实体，而是缥缈的精神的东西。正如《马太福音》第25章的第41节中提到的：“魔鬼及其使者们”^[1]一样，它们没有躯体。圣格雷戈里在书中写到“天使”这个词时，说明了这个名称指的是职能，而不是本性。尽管如此，我们都清楚天使开始的时候要为世间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充当神的信使。后来，降落于人间的天使便从原来的状态和职能中脱离出来。《约伯记》中也有记载：“这些天使并不是十分坚定地效忠于他，他们在他们中间发现了邪恶的天使。”

约翰·海尼里奇·佐普弗斯在他的Dissertatio de Uampiris Seruiensibus（霍里，1733年）一书中提到：“夜间，吸血鬼从坟墓中钻出来，偷偷袭击熟睡中的人们，吸干他们身上所有的血，把他们毁掉。这些吸血鬼残害男人、女人和小孩，不论性别不论年龄，一个都不放过。那些吸血鬼用最狠毒的方式迫害人类。被吸血鬼盯上的人会慢慢窒息，精髓被慢慢抽干，不久就会断气。人们询问那些将死之人到底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说那些刚刚死去的人们从坟墓中爬了出来，变成吸血鬼折磨、残害他们。”斯格芬在他的《科学未解之谜与民间传说》一

且它们靠吸血来维持躯体的新鲜。这个故事最初见于1864年9月3日的《报告和问询报》。本篇的通讯记者声称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把那个女人的话记下来的”，而且这个女人绝对老实可靠，不会说谎。故事是这样的：卡诺克蔡斯附近有一幢大房子，爱玛就住在那里。1840年8月的一个早上，天渐渐亮了，爱玛还在房间里睡着。她不让女仆太早叫她起床。可是她熟睡中还是听到了有人在大声地敲她的房门，那时大概是凌晨三点半。她答应了一声，但敲门声还是没有停止。突然，她床上的帐帘轻轻地放了下来。这时，她看到了已婚的阿姨的脸，那张脸正看着她。看到这情景，她惊呆了。她半清醒半迷糊地伸出了手，立刻感到一个拇指被眼前的这个幽灵咬住了。她马上跳了起来，穿上衣服，奔下楼去。楼下空无一人。爱玛的父亲闻声也赶到楼下来，安慰着女儿并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天已经破晓了。爱玛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父亲，于是父亲决定天亮后去住在不远处的嫂子那里看一看。等到天亮，他真的去了。到了嫂嫂家，他才得知那位嫂嫂当天早晨三点半左右突然去世了。这位嫂嫂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没生过什么病。她去世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尸体的一只拇指上有被人咬过的痕迹，而且像是刚刚被咬过。看到这一切，他感到莫名的恐惧。这件离奇怪事真令人毛骨悚然。

英国西部的港口布里斯托尔的劳佛德门有个拉姆旅馆。1761~1762年，这个旅馆中发生的怪事曾引起一阵恐慌。那段时间，当地人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旅馆。这些怪事与巫术有关，都是一个最低级的女巫师一手造成的。但这些怪异现象也有可能是一些鬼闹出的恶作剧。莫利和多比·伊莱斯这两个小女孩成了这些鬼怪搞恶作剧的对象。她们经常被咬、被掐，而且很严重。她们的胳膊上经常会出现18或20个齿印，这些齿痕上还经常粘着口水和唾沫，又黏又湿。“这两个小姑娘不停地大叫，难以忍受被咬、被掐的痛苦。”一次，一个调查员正在跟多比·伊莱斯说话，伊莱斯突然大叫起来，说她脖子被咬了。只见小姑娘的脖子上突然出现了“18个齿印，上面还留着湿漉漉的唾液”。这就证明了这个小孩脖子上的齿印绝对不可能是自己咬的。当时，小孩子身边除了亨利·德宾先生外再没有其他人了。亨利·德宾把这些怪事记录下来，但是他本人不愿意在有生之年将自己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公诸于世。因此，直到1800年亨利·德宾去世，这些故事才于同年

这样被咬伤的现象并不少见，而且还有照片为证。

讨论产生这些齿印痕迹的原因是很有意思的。毫无疑问，这绝对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然而，这样的调查也许与本书毫不相干，因为很显然，这种留下多种痕迹的奇怪的东西并不是吸血鬼，也不是吸血鬼的同类。吸血鬼的目的就是吸血。在上面描述的那些情况中，如果人的血被吸出来，那么就会有划伤的痕迹或者有牙齿咬破的小洞。但這些印痕并没有血液流出。另外，这些咬伤人类的东西并不是具体存在的、能够看得见的实体。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看不到那些东西。而真正的吸血鬼是有形的。

吸血鬼是有躯体的，那是它自己的躯体。它既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但它却活在死尸里。它是变态异常的，是生活在虚幻世界里的阴阳人，是最低级的魔鬼。甚至连异教徒的诗歌都教育听者和读者：死亡是长久的睡眠，是被赐予的奖赏。这种奖赏让人感觉很甜蜜、很幸福。人们经历了生活的痛苦和磨难之后，上帝赐福给了他们，死亡对人们来说就是一种赦免。现代的异教徒渴望着长久的睡眠，他们用此来安适自己痛苦的心灵。有些东西比这些异教徒的诗歌更美好，但也有比这些诗歌更令人伤心的东西。尽管这些异教徒自己也许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那颗脆弱的心灵已经疲惫不堪，生活的磨难给予他们的是忧郁和绝望。然而，再也看不到黎明，再也看不到希望了。只有希腊的末日听到有人唱着婉转和谐的歌。但是我们知道而且确信“现在基督从死亡中复活了，这是人们得到的第一个硕果”。然而，格雷，这位有着一半希腊血统的英国诗人似乎在向读者传达这样的思想——遗忘和长眠是辛苦的劳作和充满磨难的生活过后得到的最好回报。拥有这种回报的人就是最富有的人。斯文伯很高兴：

生命不是永恒的，
死去的人不会再复活。
就算是最疲倦的河流，
也会流入安全的大海。

.....

只有无尽的长夜陪伴着长眠。

细调查以及现代科学的发现已经证明了许多古代的记录和古老的迷信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确有其事。这些记录和迷信从前一直都被当做是人们由于神经错乱而臆想出的浪漫情节，是最狂野的感觉。这一错误的想法刚刚被那些头脑冷静、意识清醒的人所推翻。人们开始相信吸血鬼的存在可能要追溯到很早以前。远古时代的人们觉察到了灵魂与肉体之间有着神秘不可知的关系，于是便开始迷信吸血鬼。当然，人们对于这一迷信的起源还是比较模糊的，这一起源的分析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可能与真正的吸血鬼迷信毫不相干。那时，人们虽然会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进行观察，但这些观察可能很粗糙，也可能是在熟睡中甚至是死亡时的一种无意识。但无论怎样，人们通过观察把一个人分成了灵魂和肉体两部分。人们想到人的体内有种东西，一旦丧失了这种东西，人就会被永远地从活着的、清醒的世界中拉到死亡的世界中。人们一定会问，自己体内是否会有种东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继续存在下去？这种东西其实就藏在人们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中，只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它而已。一旦生命消失了，这种东西便能从体内脱离出来而继续存在。这是个永久的疑问，而且也是个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个人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人都要经历，都无法逃避。不久以后，人们就明白了那个被称做“死亡”的过程只不过就是去往另一个世界。人们在描述另一个世界时，很自然地把它描绘成自己熟悉的世界。人们死后在那里才能享受无限的权力，拥有无穷的力量。如果活着的时候拥有这种权力，那么人们就可以发动永不停止的战争，打败那些压迫势力，从而成为统治者。那个世界可能不会很远。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人并没有对活着的人失去兴趣，还是会关心他们，爱着他们。人们不会因为那些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亲属不在眼前而忘记他们。可是，如果我们的家人外出旅行了一个星期、一个月或一年，我们可能不会很想念他们，但比起去世的那些亲人，如果我们的亲属去世了，我们会愈加怀念他们。很自然，人们更不会忘记那些在世时因其年龄和地位而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肯定的人。这些人过世后在人们心中的威望更高了。所以，人们不仅更加尊敬他们，而且还会积极地指责、惩罚对那些人不敬或忽视的行为。父亲是祖先的象征，崇拜父亲就等于尊敬祖先。因此，无论父亲在世还是过世，这个家庭对于父亲的崇拜和尊重是永远不会变的。同样道理，

一个部落会崇敬他们的伟人，崇敬他们的酋长，崇敬他们的英雄。这些人为了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使整个部族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带领着自己的子民大胆地开拓创造，并取得了胜利。苏丹希鲁克人的一个部落居住在白尼罗河的西岸，这个民族只由一个国王统治。希鲁克人一直崇拜着纳康——他们的民族英雄，是他建立了这个王朝并把他的子民安置在了现在的领土上，于是他们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希鲁克人一直认为纳康并没有死去，只是人们看不见他。在希鲁克人心中，他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活着的一个人。然而，他也不是神。因为在希鲁克人看来，伟大的神是造世主朱克。朱克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却无处不在。朱克远比纳康伟大，在纳康之上。朱克在最高的一重天上，统治着一切。天太高了，朱克在那里听不到人们的祈祷，也闻不到供奉给他的祭品的香味。

希鲁克人不仅仅崇拜纳康，而且对每一位去世的国王都表示崇拜：君主的坟墓变成了圣所。整个村庄建起了许多神祠，专门由一些老人来看守。每个神祠都会举行同样的仪式来祭奠去世的国王。希鲁克人举办每个仪式都非常精心、认真。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事实上，希鲁克人之所以有这种信仰主要是因为对死去的国王怀有尊敬之情。^[1]

其他的非洲部族也都对去世的国王非常崇敬。乌干达位于尼罗河的源头，居住在那里的巴干达人把他们死去的国王与神相提并论。他们为这些死去的国王修建庙宇，而且专门有人精心照料。他们视这些庙宇为圣地。以前，国王去世时要杀掉几百人，这样，这些被杀之人的灵魂就可以侍奉他们的主人的灵魂了。巴干达人认为国王和那些变成幽灵的随从们可以重新变成有形的人，他们有实实在在的身体，能够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吃东西。这种信仰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一些圣日里，人们很早就寺庙门口敲起圣鼓；那些崇拜者用篮子装满食物，云集在寺庙里。他们把这些食物献给死去的国王和随从，这样国王就不会因为饥饿而勃然大怒，惩罚整个部族了。^[2]

吉吉巴位于维多利亚尼亚萨湖的西岸。这个国家的居民信奉的宗教也是对死去的国王的尊敬和崇拜。这个民族有一个至高无

[1] P.W. 豪夫米尔，“希鲁克宗教”，《人类学》（*Ephemeris Internationalis Ethnologica et Linguistica*），第六章（1911年），第120~125页。

[2] 《人类学研究协会期刊》，Rev. J. 罗斯科，“巴干达人风俗习惯注释”，第31期（1901年），第130页；第32期（1902年），第48页；《巴干达人》，伦敦，1911年。

要求人们为他献祭。“赫雷罗人倒是对祖先十分敬畏。这些祖先发怒时会将灾难降临到人们身上，让人们身处险境，遭受不幸。为了取悦这些祖先，转移他们不快的心情，平息他们的愤怒，这些赫雷罗人供奉了很多祭品。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祖先的感激，而是出于畏惧；不是出于对祖先的爱，而是出于恐惧。”^[1]这个部族的一位传教士 G. 维西牧师这样写道：“这种宗教习俗和先祖的仪式都是源于人们的一种假想。人们认为死去的人继续活着，他们对世间有着很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掌握着人们的生死。”^[2]

奥瓦姆伯人是非洲西南部日耳曼的班图人的另一个部族，他们的宗教与赫雷罗人的相同。造世主卡朗加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既不要求人崇拜他也不要人惧怕他。整个宗教就是崇拜，或者说是取悦亡灵的行为。任何人死时都会留下一个幻影，他就在这个幻影中继续在世间行事，只不过这种生命（这种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没有得到清楚的阐释）与生前是不同的。这种灵魂可以左右活着的人，尤其是可以让活着的人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家族中死者的灵魂只能对本家族的成员发挥影响力。部族首领和勇士的灵魂有着更广泛的权力，他们影响着整个部落的幸福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可以控制、影响大自然。他们可以降雨求得一个好收成。在他们善意的指导下，每年的收成总是不多不少。同时，他们还能保佑人们不得疾病。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冒犯了他们，他们就会让人们饱受瘟疫和饥荒的折磨。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在奥瓦姆伯人中，死去的魔法师的灵魂有不同寻常的危险。防止这些危险的幽灵增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人死后立刻把他的四肢与身体分开，这样便能预防人死后变成幽灵来害人。所以，一个魔法师死后人们会把他的双臂和双腿从躯干上割下来，并且把舌头也割下来。这样，灵魂就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了。慢慢地，这样做就成了一种习俗。由于尸体残缺不全，本来很强大凶猛的幽灵也就没有能力施展权力了。^[3]后来，人们发现除了焚尸外，割下死者的头毁尸是对付吸血鬼的最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据神智学者说，只有那些生前精于邪术的人才会变成吸血鬼。杰西·阿德莱德·米德尔顿也说明了变成吸血鬼的人都是巫师和自杀者。^[4]

[1] J. 歇尔传教士，《论赫雷罗的国家、人民和教会》，归特施洛，1906年，第75页。

[2] 《南非民间故事集》，开普敦，1879年，第一章，“欧瓦赫雷罗人风俗”，第64页。

[3] 赫曼·特尼尔斯，《欧瓦姆波兰的国家、人民和教会》，柏林，1911年，第193~197页。

[4] 《另一种灰色幽灵》。

[1] Rev. 亨利·卡拉韦，《塞玛祖鲁人宗教体系》，纳塔耳，斯布丁瓦勒等，1868~1870年，第二部分，第144~146页。

[2] 丁卡人，居住在白尼罗河流域的一个部落，把至高无上的登迪特（Dengdit）视做他们的祖先，他们为登迪特建造神殿，以示对祖先的尊敬，并献祭给登迪特。

加南·卡拉韦曾详细记录了关于祖鲁人的阿马同格（他们所崇拜的祖先）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当地的习俗是这样的：“黑人并不是崇拜所有的阿马同格，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崇拜部落中所有死去的人。一般说来，每个家庭的孩子只会崇敬自己家庭的首领。孩子们不知道死去的祖先是谁，也不知道人人称赞的人是谁，但他们知道父亲是家里的首领，父亲是最好的，而且父亲也爱着自己的孩子，所以，孩子们向父亲祈祷。他们忘不了父亲在世时是多么慈祥，对他们多么好。他们想起了父亲生前对他们的百般关爱，并以此来鼓励自己。他们说：‘虽然现在他死了，可他还会像以前一样对待我们。我们不知道除了我们他还应该照顾什么人，但他会只关心我们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这些孩子会把部落中许多阿马同格用篱笆保护起来以示对这些阿马同格的敬重和崇拜，但是祭拜阿马同格的时候，孩子们总是要最先祭拜父亲。对于他们来说，无论父亲活着还是死去，父亲都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1]一般来说，祖鲁人中那些新近去世的人的灵魂，尤其是家庭中父母的灵魂似乎是最受人尊敬和崇拜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记忆也渐渐地模糊了。因此，当那些认识他们、赞美他们的人也随他们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的时候，那些较早死去的人的灵魂很自然地就被人们遗忘了。我们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几乎每个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存在。这个人或神当然有着凡人所没有的精神力量。人们对他的敬意（这种崇拜很少被认为是必要的甚或是可能的）与对已故之人的敬拜完全不同，因为那些已故之人是他们家族的祖先以及古代的帝王。^[2]当然，非洲还有许多其他的神。实际上，人们敬拜这些神的仪式与祭拜亡灵和幽灵的仪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当地人不承认这些神从前曾经是凡人。尽管如此，上面提到的那些情况几乎都会使人们对于这种提法产生怀疑，而且在许多情况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神确实是古代的英雄。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英雄们的传说。相反，这些英雄在人们心中越来越伟大，有关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壮丽。最后，这些君王勇士变成了真正的神。雷乌·J. 罗斯科在谈及巴干达人信奉的多神教时这样说道：“那些主要的神曾经都是人类，他们勇敢威猛，身怀绝技。后来，人们把他们渐渐神化，